《清宫流放人物》序

来　新　夏

上古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后又增流刑作为宽宥五刑的补充措施。《尚书·舜典》中所说："流宥五刑"，即指舜因五刑残及身体乃用流放方式以代替五刑，并且还规定"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使流放者到一定地区去住按规定的住所。所谓"五宅"是按五刑而各有不同的住所；所谓"三居"是按罪情轻重分别到三种距京城远近不同的地区去服刑。这是舜以"流"来代替肉刑的宽宥政策，"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便是这种宽宥政策的具体体现。这虽然包含某些传说成份，但直至汉成帝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乞退时曾说："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诛废，臣犹自知，当远流放"（《汉书·元后传》），仍然以"流"作为代替诛死的一种宽遇。隋唐以来正式把"流"列入"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之一，成为轻于死刑，重于徒刑的一种惩罚手段。于是有许多人便因各种不同原因而受到"流"刑的惩罚。

历史上对"流"刑颇多记载，只是在用语上时有不同。史书上曾经用过"迁"、"徙"、"流"、"放"、"流徙"、"流放"、"长流"、"贬"、"谪"、"责置"、"斥逐"、"发"、"发戍"等等词语来表示"流"刑的实施。历史上有许多将相名臣遭受过这种厄运，史书和说部中的"流"刑记载也屡见不鲜。每当我读到这些故事时，常常产生不同的感觉：对其人其事或有罪有应得的快意，或有感叹惋惜的同情，或有扼腕腐心的痛恨，或有正义获伸的希冀……；但总缺乏完整系统的总体认识而希望能读到一本比较集中论述的著作。后来读到谢刚主先生所著《清初东北流人考》，见其对清初发戍东北之流人所作专门性的研究，深感有裨于清初开国史事的探求；但它限于清初，局于东北，犹未餍所求。建国以来，历史人物多为学人所瞩目，但又多重英雄人物或大奸巨慝，而于失意政坛，投之四裔者则尚少涉及。近读周轩先生所撰《清宫流放人物》手稿，深幸此研究缺门得有所填补。

周轩先生长期奉职新疆，孜孜探求，勤于著述，其零篇单著多见报刊，而独立成书者虽积有五种，但终因艰于枣梨，仅有《清宫流放人物》一种得以问世，此不得不感叹学人之窘困，顾较之终生积稿盈箧而未获刊行者亦云幸矣。周轩先生之立意撰著《清宫流放人物》，盖亦有自。周轩先生久居往昔戍地之边远地区，以其识见之敏，因地选材，当在意中。周轩先生穷年累月，翻检典籍，叙清宫流人生平，乃成一书，题曰《清宫流放人物》。自顺治迄宣统，分朝代顺叙而下，共收录近300人。其言"清宫"者，明其为清朝政府所流放人物以别于一般民间因事流放者。周轩先生于缀辑人物生平基础上成前言一稿，置于卷首，胪述自古以来流放人物情况，并分析诸种流放类型。如是乎此一编，不仅可为读全书之锁钥，更不啻读一流放小史。全书于流放人物颇能详其生平遭遇，惟于流人对戍地之作用与影响似尚可深入探求，加以浓彩重墨。此固管窥之见，不足掩瑜。若周轩先生以此书为起步，更拓展其研究视野，纵横贯连，撰成中国流人史，则当更有可观。

周轩先生与我初为书信往还之文字之交。1985年，我参加纪念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始面晤于榕城福州；次年又赴新疆参加林则徐西戍145周年纪念活动，再度相会于

（下转第107页）

义上说，乾嘉学派的某些缺陷，不仅有时代的原因，而且恰恰构成为这一学派的研究特色，又是学派得以保存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乾嘉学派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对古籍中的文字、音韵、训诂、史事、典章制度作了缜密的注疏和考证，纠正并补充了古籍中的讹传、谬误、脱漏，拂拭去了长时期封积的历史尘垢，使之晦而复明，恢复本来的面目，使后人得以在更加科学的意义上理解、继承、发扬中华的传统文明。他们求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是很可贵的。他们广搜证据，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和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有相通之处。乾嘉学派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曾经如日中天，名家辈出，盛行于中国。现在虽然已经风流云散了，但它很深 地影响了我国近代学术文化的成长与发展。重新研究和评价这一学派是极为重要的，这将是对我国学术界昨天和前天的回顾和总结。看一看一百几十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如何走出封建的樊笼，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进入一个中西交流、冲突撞击、吸收融合、变化创新的新时代。

乾嘉学派，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许多学派一样，他们的业绩是长存的。后代人们将会不断地研究他们，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接受其学术遗产和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他们已经达到的基础上，为宏扬中华的传统文化而努力前进。就此而论，王俊义与黄爱平合著的《清代学术与文化》，对乾嘉学派及清代学术文化有关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可谓是有益的探索。我预祝他们百尺竿头，再接再厉，在清代学术文化领域的研究中，陆续有新的成果问世。

（上接第 108 页）

伊犁河畔，接谈之下，对周轩先生治学与应世有更多了解。当时，周轩先生正致力于林则徐诗文之研究，并撰成专著，请序于我，后因该书未获出版，而稽延其事。今冬，《清宫流放人物》行将付排，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编辑栾静莉女士受周轩先生之托，专程送全稿来舍，坚邀作序。我为履践旧诺，尽多日之力，读竟全稿，因述其缘由，泚笔而为之序。